

愛美華·白朗特著
梁實秋譯

咆哮山莊

商務印書館印行

Weathering Heights by Emily Brontë

咆
哮
山
莊

愛美萊·白朗特著
梁實秋譯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四版

(86622 渝熟)

咆哮山莊

渝版熟料紙

定價國幣陸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原著者 Emily Bronte

譯者 梁實秋

上海河南路

發行人 李宜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版權所
必究

咆哮山莊

第一章

一八〇一年。

我剛拜訪我的房東歸來——他就是使我以後將受麻煩的一位孤獨的隣居。這誠然是一片美麗的鄉野！在全英格蘭，我不相信我能找到像這樣與社會煩囂完全隔離的地點。真是一個十足的厭世者的天堂；而希茲克利夫先生和我又是如此合適的一對，分享這一片荒涼景物。很夠尋味的一位人物！當我騎馬上前，他的一雙黑眼睛猜疑的縮到眉毛底下，並且在我通報姓名的時候，他用一種疑忌的決心，把他的手指更深的隱藏在背心袋裏，這時節我的心對於他是何等的溫熱起來，他卻一點也沒有想到。

「希茲克利夫先生！」我說。

「點點頭便是回答。」

「我是勞克伍德，你的新房客，先生。我很榮幸，我一來到就來拜訪，甚望我的堅持要租用這座鵝翔田莊不至對你有甚麼不便：我昨天聽說你會想——」

「騎翔田莊是我自己的，先生」，他插口說，退縮着。「我不要任何人使我不便，假如我能防止的話——走進來！」

這一聲「走進來」是閉着牙齒說的，所表示的情緒就是「滾你的」：就是他所依靠着的那扇大門也沒有對這句話表示出同情的動作；我想是當時的情形決定要我接受這樣的延請：我覺得這人有趣，他像是比我更過度的深沉。

當他看見我的馬的胸部幾乎觸動柵欄，他就伸手給排解開，快快的引我走上砌道，我們走進院裏他就喊——「約瑟，拉勞克伍德先生的馬；送點酒來。」

「我猜想這就是他的全班的僕役了」，這是他的那句複雜的命令所引起的想像。「怪不得石板縫裏生滿了草，只有牛去修剪圍籬。」

約瑟是個上年紀的，不，簡直是個老人：或者是很老了，雖然還很健壯結實。「主幫助我們！」他一面接過我的馬，一面用不愉快的抱怨的低聲自言自語：同時很陰鬱的望着我的臉，我不免要善意的揣測大概他是需要神的助力來消化他的飯食，而他的那句虔誠的呼聲也許和我的突然來訪是毫無關係的罷。

希茲克利夫先生的住處名叫咆哮山莊。「咆哮」是當地的一個很有意義的形容詞，描寫在風暴的天氣裏此地所感受的氣象的騷動。純潔興奮的空氣，他們這裏當然是隨時都有；屋的盡頭處幾棵發育不全的樅樹之過度傾斜，以及一排茁壯的荊棘之向着一個方向伸展四肢，好像是

向太陽乞討，這都能使我們猜想到吹過籬笆的北風的威力。幸虧建築師卻有先見，房屋造得很結實：窄的窗子深深的嵌在牆裏，牆角有大塊的凸出的石頭保護着。

在邁步進門之前，我停步瞻仰這房屋前面之大量的奇異的雕刻，尤其是大門周圍的；在門的上面，於一羣破碎的怪獸和不知羞的小孩中間，我發現了『一五〇〇』的年代和『哈來頓恩蒲』的名字。我頗想說幾句話，並且想請這位乖拗的主人略為講解這地方的歷史；但是他在門口的姿態是要我立刻進去否則就完全走開的樣子，我於查視內部之前卻也無意加增他的焦燥。

一步就跨進了起居室，沒有任何迴身的小室或穿堂之類：他們就把這地方喚做「家舍」。廚房與客廳是都包括在內了；但是我想在咆哮山莊廚房是被迫退到另一角落去了：至少我聽得出喋喋的說話聲和廚具的鏗鏘聲在更深入的地方；在大壁爐裏我也沒看出燒烤食物的痕跡；牆壁上也沒有銅鍋和錫濾器之類的閃爍。在一個盡頭處，有一個大橡木櫃臺，上面放着很大的一排排的盤子，中間擺放着銀製的杯罐，一排比一排高，高到屋頂，誠然是把光線和熱氣都反映得很燦爛。這櫃臺從沒有油漆過，整個的構造狀態都呈現在眼前，除了有一處木框是被麥餅和一堆牛羊肉和火腿之類給遮掩住了。壁爐的上面有各種樣式的害人的老槍，還有一對馬上手槍；並且爲了裝璜起見，還有三個塗了鮮豔顏色的茶葉罐在邊緣上放着。地是平滑的白石鋪的；椅子是高背的，古老的構造，漆綠色的，有一面把粗重而黑色的藏在黑暗處。櫃臺的一個

圓拱下面，臥着一條巨大的豬肝色的母獵狗，一窩的銳叫的小狗繞着它；還有別的狗在別的空隙處盤據着。

這房屋和家俱都可以不算稀奇，假若這主人是一位樸實的北方的農人，有頑強的面貌，和穿起短褲綁腿而顯着滿漂亮的粗壯的腿子。這樣的一個人坐在他的扶手椅上，一大盞啤酒在他面前的圓桌上冒着白沫，這種情景在這山間任何周近五六里區域內都可以看得到，假如你在飯後的適當的時候去。但是希茲克利夫先生對於他的住所和生活方式卻成爲奇異的反觀了。在外表他是個黑皮膚的游民，在衣裝態度方面他又是一位紳士：這就是說，像鄉紳一般的那樣一個紳士：或者是有些不修邊幅，但是懶散得並不難看，因爲他有挺直而俊秀的身體；並且有些乖僻。也許有人會疑心他是因爲出身較低而反養成一種傲氣；我的內心卻有一種同情，告訴我他必不是如此：我本能的知道，他的沉默寡言是由於對於情感炫示的厭惡，——厭惡彼此親熱的表示。他愛和恨，都同樣的藏在心裏，並且認爲再被人愛或恨是一種無禮的事。不，我說得太快了：我把我自己的特性太慷慨的送到他身上去了。希茲克利夫先生遇見一位所謂熟識的人的時候，便把自己的手藏起來，也許他的理由，和我的完全不同。我希望我自己的心情是幾乎獨特的：我的親愛的母親說我永遠不會有一個舒適的家；到了去年夏天我纔證實我是十分的不配有。

我正在海岸享受整整一個月的良好天氣的時候，我認識了頂有魔力的一個人：在她沒理

會我以前，她在我眼裏簡直是一個真的女神。我從來沒有口頭表示我的愛；但若是眉目可以傳情，一個癡人都可以猜到我是深溺在愛情裏了：最後她懂了我的意思，回看了我一眼——一切所能想像的顧盼中之最甜蜜的一眼。我怎樣辦了呢？我含羞的懺悔了——冷冰冰的向裏萎縮，像是一個蝸牛；每看一眼，便萎縮得越往裏，越冷；直到這可憐的天真的女人懷疑起她自己的感覺，以爲是自己錯誤而莫知所措，終於勸說動了她的母親拔營而去。由於這次奇怪的脾氣的發作，我得了冷酷無情的名聲；多麼冤枉，只有我知道。

我在爐邊一個座位坐下，我的主人便走向對面的一個，我想用手撫摩那條母狗，以消磨短期的靜默，這條狗是剛離開它的窩，狼一般的偷偷的要走到我的腿後，嘴脣翻捲着，白牙上流着涎，要咬我一口。我的撫摩招出它從喉裏發出一聲長嗥。

『你最好不要理這條狗』，希茲克利夫先生用同樣音調吼了起來，還用頓足來節制了更強烈的表示。『她不慣於受撫弄——不是養做玩物的』。然後，跨到一個旁門，他又大叫，『約瑟！』

約瑟在地下室的深處咕嚕了幾句什麼話，但是沒有上來的意思；於是主人鑽下去找他，留我獨對着這隻惡母狗，還有一雙猙獰虎毛的守羊狗，同那母狗一樣的猜疑的監視着我的一切動作。我並不想嘗試她們的尖牙，所以我凝坐不動；但是，我想她們也許不懂不出聲的侮辱，我就向這三條狗擠擠眼睛做了個鬼臉，不幸我臉上的某種樣子頗激動了母狗，她猛然發狂一般

跳上了我的膝頭。我把她推開，急忙拉了一張桌子隔在中間。這個舉動激動了全窩：半打的四脚魔鬼，不同的體格年紀，從隱暗的窟窿到共同的中心地帶。我覺得我的腳跟和衣裾特別的是攻擊目標；我竭盡全力用火鉗擋開了較大的鬪士，我不得不大聲叫喚，請家裏什麼人來幫助我恢復和平。

希茲克利夫先生和他的僕人帶着煩悶的遲滯的脾氣從地下室的梯階爬了上來：我覺得他們並不比尋常快走一秒鐘，雖然屋裏已是一團驚駭與狂吠的騷動。幸虧廚房裏有一位來得快些：一個壯健的女人，摺攏着衣裾，裸着胳膊，還有火紅的腮，舞着一隻油鍋衝到我們中間：就用這武器和她的唇舌，居然很奇妙的把這場風波壓制下去了，當主人進來的時候，她正停在那裏像風暴過後的大海一般喘動。

『到底是什麼一回鬼事？』他問，看了我一眼，在受了這一場惡待之後，那神氣幾乎使我不能容忍。

『真是鬼事哩！』我喃喃的說。『聖經上所說的惡魔附體的豬羣怕也不見得比你的這一羣畜生有更兇惡的魔鬼在身上哩，先生。你還不如養一羣老虎待客哩！』

『對於不動手的客人，他們也決不打攪的』，他說着把酒瓶放在我面前，恢復了方纔移動的桌子。『狗應該是警醒着守衛的。喝一杯酒罷！』

『不，謝謝你。』

『沒被咬着罷？』

『若是被咬着，我倒要在這咬人的東西上打我的一顆印。』

希茲克利夫的臉色鬆弛了，露出苦笑的样子。

『好了，好了，』他說，『你是受驚擾了，麥克伍德先生。喝一點酒罷。這家裏客人極少，所以我很願承認，我和我的狗都不知道怎樣接待客人。祝你健康，先生！』

我鞠一躬，回敬了一句；我開始覺得，爲了一羣狗的失禮而坐在那裏生氣，那是未免太傻了；並且，我很不願犧牲自己再給他做訕笑的資料；因爲我當時確有那種心理。而他——也許是受了聰明考慮的影響，考慮到開罪於一個好房客之不智——也把他的剷除代名詞和助動詞的簡鍊語法稍稍放鬆了一些，並且提起了他以爲對我有興味的話頭，——討論到我目前退隱地點之優點與劣點。關於我們討論到的題目，我覺得他是很有眼光；在我回家之前，我居然得到充分的鼓勵，自告奮勇要在明天再來拜訪。他很明顯的不願我再來打攪。但是，我還要去的。真是怪，我覺得我比起他來，真不知要和藹多少哩。

第二章

昨天下午下霧而且寒冷。我頗想就在我的書房爐旁消磨我的時光，不必跋涉泥沼去到咆哮山莊了。但是吃過午飯（附註——我吃午飯是在十二點與一點之間；而女管家，一位慈祥的太太，可以認為是附屬於這所房屋的，卻不能並且不願了解我請求在五點開飯的用意，）我帶着懶惰的意念走上樓梯跨進屋門的時候，我看見一位女僕跪在地上，周圍全是毛帚與煤斗，她用灰爐撲滅火焰的時候，弄得灰煙瀰漫。這景象立刻把我趕了出來；我拿了帽子，走了四哩的長途，到了希茲克利夫的花園門口，剛好躲過了一場大雪的最初的羽毛般的雪片。臨門便轉過頭，在這荒涼的山頂，土地是硬的，還有一層黑霜，空氣冷得使我抖顫透過了四肢。我打不開門上的鎖鍊，我就跳過去了，然後我跑上一段石板路，路旁是一些蕪蔓的醋栗樹叢，我徒然的敲門，直敲得我手指骨發痛，羣狗狂吠。

『倒霉的住戶！』我心裏喊叫，『就爲了你這樣無禮慢客，你就活該永久的離羣獨居。至少，我不願白晝就鎖起門來。我不管——我要進去！』這樣決定了，我握着門門猛烈的搖撼。苦臉的約瑟從穀倉的圓窗探出頭來。

『你要幹什麼？』他大叫。『主人是在牛欄裏。你若是要和他談話，從路盡頭處轉過

去。」

「屋裏沒有人開門嗎？」我回叫起來。

「屋裏除了太太之外沒有別人；她是不會給你開門的，縱然你敲門的聲響鬧到夜晚。」

「爲什麼呢？你不能告訴她我是誰嗎，啊，約瑟？」

「我不！我不參加這回事」，那個頭喃喃的說，隨後就不見了。

雪下大了。我握着門柄再試一下；一個沒穿外衣的年青人，背着一根叉耙，在後面的廣場上出現了。他喊我跟隨着他，走過一個洗衣房和一块鋪砌過的區域，上有煤棚抽水機和鴿房，終於到了那一間廣大的溫暖的歡樂的屋子，就是上次被招待過的那地方。一個煤炭泥炭和火柴燃起來的大火把屋裏照耀得很是愉快；在擺着豐盛的晚餐的桌旁，我很榮幸的見着這夜「太太」了；我從前沒有猜到過有這一個人的存在。我鞠躬等候，以爲她一定會請我坐下。她望望我，往椅背一靠，不動也不出聲。

「天氣不好！」我說。「希茲克利夫太太，我恐怕您的僕人們之好整以暇，使得大門頗受影響；我費了很大事纔使得他們聽見我敲門。」

她從不開口。我瞪眼——她也瞪眼：無論如何，她總是用一種冷酷無情的樣子望着我，令人十分局促不安。

「坐下來」，年青人粗暴的說。「他就來」。

我聽從了；並且輕嗽一聲，叫那條惡狗的名字鳩諾，她在這第二次相會居然翹起了尾巴的尖端，表示認我爲熟人了。

『好美的一條狗！』我又開始說話。『你是不是不想要這些小狗呢，夫人？』

『不是我的』，這位和藹的女主人說，比起了希茲克利夫夫人所能回答的話更是峻厲。

『啊，你所最心愛的一定是在這一羣裏了』，我接着說，轉身向着一個黑暗的靠墊，上面像是充滿了小貓的樣子。

『愛這些東西纔是怪事哩！』她傲然的說。

不幸，原來是一堆死兔子。我又輕嗽了一聲，向火爐湊近了一點，重複說起這晚的天氣的狂暴。

『你就不該出來』，她說，立起來去取壁爐板上的兩個有彩畫的茶葉罐。

她以前的位置是被遮着光線的；現在，我把她的相貌和全身看得很清楚。她很細瘦，顯然是還沒有完全過了青春；一個很可愛的身段，一個我從未見過的精緻的小臉；眉清目秀的很爲和悅一些，必有不可抗拒之魔力；我的這顆善感的心總算是幸運，她兩眼所表現的情緒僅是介於輕蔑與絕望之間的一種情緒，都是非常奇特而勉強的神情。鐵筒彈幾乎不是她所能伸手摸得到的；我纔一動作，想去幫助她；她立刻就轉過身來對着我，像是一個守財虜對於一個想幫

助他計算金子的人所能做出的樣子。

『我不要你幫助』，她叱責說；『我自己能摸得到』。

『我求你寬恕！』我趕快回答。

『你是被請來吃茶的麼？』她問道，把一條圍襟繫在她的整潔的黑袍上面，立着拿一匙的茶葉停在茶壺口上不動。

『我很願能有一杯茶』，我回答。

『你是否被請來的？』她重複一遍。

『不是』，我說，半笑着。『你是最適宜的人來請我呀。』

她連匙帶茶葉都倒回去了，盛怒的又坐在椅上；她的前額起了縐紋，紅色的下脣翹了起來，像一個孩子要哭的樣子。

同時，那年青人已穿上了一件確實縐縐的上衣，在火光前直立着，從眼角裏向下望着我，好像我們之間有什麼未報的死讎一般。我開始懷疑他是否一個僕人：他的衣服和言語都很粗魯，毫沒有希茲克利夫先生與夫人身上所看得出來的那種優秀氣概；他的厚的棕色的頭髮是很粗亂的，他的鬍子很粗野的侵佔了他的兩腮，他的手就像是平常工人那樣變得焦黃；可是他的態度很隨便，幾乎是驕傲，他毫未表示出一個僕人伺候女主人時的慫慂的樣子。關於他的地位既無明白的證明，我覺得最好是避免注意他的奇異的行動；五分鐘之後，希茲克利夫進來了，

給我和當的解除了不安適的局面。

『你看，先生，我來了，按照諾言！』我鼓着歡樂的神情說；『我恐怕要被這壞天氣給困住半個鐘頭，假如你肯讓我在此躲避這樣久。』

『半個鐘頭？』他說，抖擻他身上的雪片；『我很奇怪，你竟挑選這樣大雪天來散步。你知道你要冒在沼澤中迷途的危險嗎？對於這沼澤熟悉的人都往往在這樣的夜晚迷途；我可以告訴你，現在天氣不會變的。』

『或者在你的用人中間找一位做嚮導，他可以住在我的莊舍到明天早晨——你能讓給我一位嗎？』

『不，我不能。』

『啊，真是的！那麼，我就靠我自己的聰明好了。』

『哼！』

『你是不是要泡茶？』穿襪襪衣裳的人問，把他的兇惡的凝視從我身上轉移到那女郎身上。

『他也要有一杯嗎？』她問希茲克利夫。

『快預備好，可以罷？』這就是回答，而且說得如此蠻橫，使我吃一驚。這句話的腔調表示出真正的壞脾氣。我再也不想叫希茲克利夫爲一個了不起的人物。茶準備好之後，他便這樣

的請我——『現在，先生，把你的椅子移向前來』。於是我們全體，連那村野的青年在內，圍桌而坐：當我們品嚐我們的食物時候，是一片嚴肅的沉默。

我想，這陰霧若是由我而起，我該設法把它破除。他們不會是每天都這樣陰沉靜默的坐着的；無論他們脾氣怎樣不好，他們不會是每天臉上都是普遍的憂鬱。

『很奇怪的』，我在吞下一杯茶再盛第二杯之間的時候開始說——『很奇怪的，習慣之能型成我們的品味與思想：很多人不能想像，希茲克利夫先生，像你所過的這樣完全與世隔絕的生活裏，也能有幸福的存在；但是我敢說，你的家人這樣圍繞着你，並且有你的可愛的夫人做爲你的全家的和心靈上的主宰』——

『我的可愛的夫人！』他打斷我的話，臉上露出幾乎是惡魔般的譏嘲。『她在哪裏——我的可愛的夫人？』

『我的意思是說希茲克利夫夫人，你的妻』。

『啊是的——啊，你的意思是說，她的身體雖然已經沒有了，而她的魂靈還能做施助的天使，來迴護咆哮山莊的幸福。是否這樣呢？』

我發現了我的錯誤，我便設法改正。我本該看得出，兩方的年紀懸殊，不像是夫妻。一個差不多是四十了：男人在這階段，腦力尚強，很少的人會妄想著女人爲了愛情而嫁給他：這樣的夢想是留著在我們衰老的年紀時做安慰用的。另一個這像是不到十七歲的樣子。

於是我忽然省悟——『在我肘邊的那個蠢才，用一個盆子喝茶，用沒洗過的手抓麵包，他也許是她的丈夫哩：希茲克利夫少爺，一定是。這簡直就是活活的被斷送了：她竟委身於這樣的一個粗人，只因不知道世上還有更好的男人！太可惜——我一定要留心不要由我而使得她悔恨她的選擇。』最後的一個念頭似是未免太自負；其實不。我旁邊的這個人，據我看，是近於可惜；我從經驗中曉得，我是相當的可親。

『希茲克利夫夫人是我的兒媳婦』，希茲克利夫說，與我所想正合。他一面說，一面以奇異的眼光轉向她望：是一種厭惡的神氣；除非他臉上是有了一副極端乖戾的筋肉，和別人的不一樣，並不表示他心靈的語言。

『啊，是的——我現在明白了：原來是你的運氣好，有這樣的一位和善的天仙』，我說着轉身向我旁邊的那個人。

這一回更糟了：年青人臉上飛紅，握緊了拳頭，表現出有意動武的種種的樣子。但是他立刻似乎是鎮定了下來，喃喃的用一句對我而發的殘暴的詛咒壓滅了他的怒焰：我卻故意做爲沒注意。

『你猜測的都不對，先生』，我的主人說；『我們兩個都沒有福氣能佔有你這位好天仙；她的丈夫死了。我說她是我的兒媳婦，所以她一定是和我的兒子結過婚的了。』

『這位年青人是』——